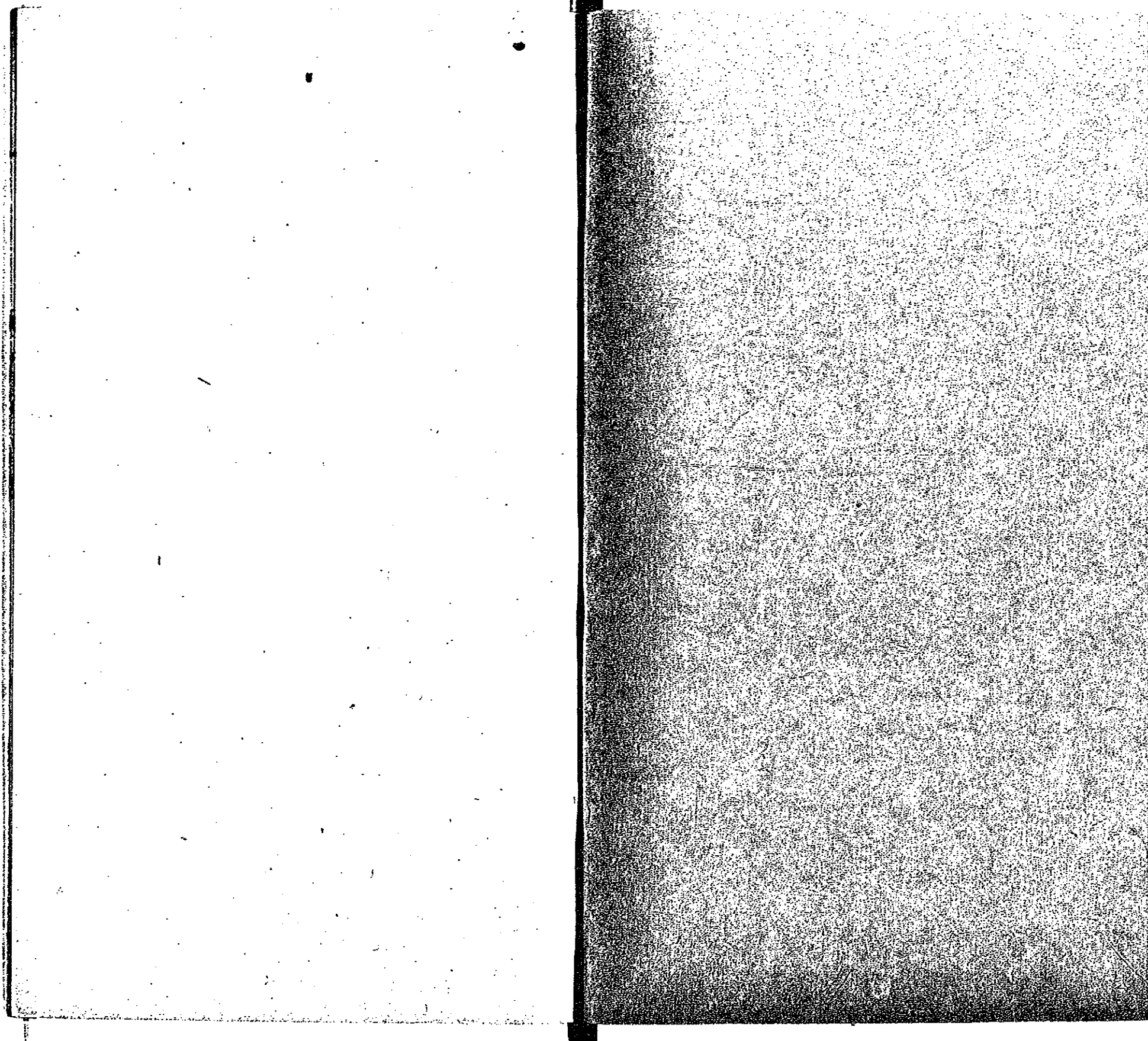


小野寺 五郎  
 三郎  
 五郎  
 一三ノ一ノ一  
 二五八七  
 院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六

講起居管文閣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興翁方綱

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

篆額十字洪氏隸續云篆額二行

君諱□字元平京地闕不可計凡牙都尉之闕有畢

萬者僂去仕晉建勛封魏秦闕逝闕良爰暨于君稟

軋氣之純懿履輜奚之闕鑿類□聖喆闕苞罔允執

虔恭其仕州郡也躬素忠謇犯而勿欺兼綜憲法通

識百典闕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右丞遭泰夫人

憂服闋還臺拜尚書侍郎秉總闕廷科績特拜左丞

每在選舉遜讓匪石鑽前忽後遂耽思舊章尋微貫  
闕樞衡匡弼九年而凶衞西羗放動餘類未輯訓咨  
羣奈惟德是與拜涼闕流日盪邪志樂季文粟帛之  
丕公儀徹織庖園之節崇文德日來遠闕下纛戎  
實服干戈戢威施舍弗券求善不猷舉不失選官不  
易方百工闕有優洋洋與乎若德光耀冠乎諸牧蓋  
四時之序功成則退君屢辭日闕無窮而筮式度不  
可草蒂蒂其縱而肩者不往徂疾來升春秋六十光  
闕民失慈父四海之內莫匪摧傷於是故吏茂丰雲  
中大守漢陽闕甯從事闕威牧琰等不遠萬里斷制

襖裳感恩奔哀乃與闕生平原曹闕山闕於闕使  
君既膺涿德貢躡帝宇入闕文昌出化西土仁義充  
衍澤洽闕德世記其軌辭疾輕居棄榮潛處不卒持  
宿究是台輔三方失闕不闕黜闕徂落不留舜禹二  
書之應臻于己丑辰五盈虧猶有代序闕茲后土光

以下題名据洪本另行題寫

尚書令宏農宜陽周嘉彥英故并州刺史伯柳尹高  
故豫州刺史朱虛炅襄公遷故東萊大守梁國碭陳  
闕樂浪大守劔鷲口元才議郎河南鞏王暹元允海

陽令逢牧左伯關令沛國周龍幼興齊關薄令劓皇  
脩恭義膠東令東萊黃關仲真尚書郎番尋軌上關  
故廣宗長淳于關故孝廉劓嚴關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標冊凡九葉存四百  
九十六字以較洪氏彙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

多其八字尋微貫下洪氏有能字拜涼下有州刺

史三字百工下有惟時二字君屢辭曰  
下有疾三二字光下有和四二字曹繁下有等字  
山下有石字光下有耀字騰下有述字淳于下有  
孫典禮三字劓嚴下有景故部司河南張楷八字  
又今見拓本內秦下逝字軌奚之下豨類二字百  
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不字二書下之字春秋下六  
字番尋下軌字皆洪錄所無又洪所錄眉者不注  
下作温一本旁注温字今驗石本是故凡補洪氏所無者八字  
下洪作較今驗石本是故凡補洪氏所無者八字

又改正標冊藏歷城郭敏馨家云得於泰安趙相

國家者額陰俱完而紙墨漫漶模糊字字在雲霧

中矣先是曲阜桂未谷於歷城見此本寓書告予

云其家不肯輕出示人既而未谷就其家抄寫拓

文寄予審定又逾月而孔蒞谷書來云黃小松寄

是冊屬予作跋既幸獲觀舊拓因手摹一通并釋

定其文如右

未谷跋云碑云僊去仕晉僊即遷字平原曹蘇蘇

即說文程字也碑云西羌放動餘類未輯拜涼州

刺史又云纛戎賓服干戈戢威案後漢書桓帝紀

延熹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又  
段熲傳熲被徵下獄朝廷知為涼州刺史郭閔所  
誣詔問其狀事屬延熹四年碑言訓咨羣沓惟德  
是與盖元丕繼閔為刺史當在延熹四年以後復  
乃辭疾家居卒於光和四年也

方綱按𦓐即穆字非𦓐也隸釋板本訛作𦓐耳券  
勞也从力卷省聲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  
券為倦至於契券券字从刀與此不同也券為怠  
倦之倦乃其本字無煩釋訓婁氏字原乃云涼州  
刺史魏君碑券盖倦字它碑所未用者又以置契

券券字下皆誤以从刀者作从力耳

隸續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剝所存者行三十  
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直行有線道然則洪不言  
陰是題名即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  
十三人又微露一二筆如糸旁者洪所未及耳周  
龍勇興下一齊字當亦另是一人

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載是碑作涼州刺史魏純碑  
云從故內得之斷闕已甚又云趙氏金石錄已言  
文字殘闕方綱按金石錄云涼州刺史魏君碑文  
字殘闕族系名字皆不可攷又按隸釋云君諱口

字元正與今所見本同且退谷所得既云斷闕已甚不知何從而得其名曰純也

張石公舍人跋云覃溪所釋外予又補釋者春秋口十是六字究今台輔是今字不是是字周嘉彥英下接樂浪太守非并州刺史並未翦斷可辨也予按春秋六十確是六字已補寫入所核字數內矣至于究是台輔確是是字舍人誤看耳若周嘉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騰口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脩以此標本未翦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固云題名四行行四人

也今自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按原石橫列書之先上列而後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為序忽而依直書為序迄未有以定正畫一者今得此標本始知洪氏皆依橫列為序自今可據以為著錄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發也

是碑朴實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名四行則有

類韓勅碑而又有開唐隸處

漢幽州刺史朱君之碑

篆額十字今見拓本九字其弟二字空闕据洪釋是故字也碑額之下有穿

君諱龜字伯靈廣陵太守之孫昆陽令

系祖考之鴻軌履太和之

吉載德不隕仁義成於束脩孝弟根其本性然

而虛已下士勞謙克

厚載多容察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日特事去官三

府更辟日太尉高弟

堂之論建宏遠之議磔落

手乞降永昌大守曹鸞上紕解黨日不糾擿獲辰晉

靡潛于巷羣

辟輒日疾辭鮮卑數犯障塞僉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爾乃邁種

禁日糾姦宄養善繇時雨之樹品物除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邊

右漢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拓本紙墨俱舊錢

唐黃秋庵得之計其中間所空闕與洪本同而尚

軼其大半每行五字裝標成冊而橫紙相連無翦

截之痕其額漢下即接幽字紙亦相連知是重刻



本也字畫之古不減漢刻蓋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矣

秋庵同時得漢碑三種皆寄來屬予考跋是碑與成陽靈臺碑暨小黃門譙敏碑也三碑俱出重刻而是碑最為精妙以洪所云闕者考之邁種下一字似是書字書下一字江秋史云當是惠字解黨上一字則左為系右似疋字以愚意度之恐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夕微近系首而拓本模糊致

誤耳

全文具在隸釋茲不悉錄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三十

三字有碁局之紋今此殘本惟見界紋而已餘不可考矣然考之歐陽公集古錄則云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夷侵寇以君為御史中丞討伐其後廢滅云云又小歐陽集古錄目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氏所得亦是極殘泐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字訛作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誤為廣陵人也今得見此殘拓抑又何減昔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為圓在漢隸中為最近篆者宜乎六朝變隸之後以永興為山陰血嗣也觀漢刻者正宜通前後書家正變原流觀之耳

成陽靈臺碑

据洪氏隸釋是篆額今拓本未見其額

惟帝堯母昔者慶都地舍穹精氏姓曰伊體蘭石之  
操履規矩之度則乾山之象通三光之曜游觀河濱  
感赤龍交如生堯厥後堯來祖統慶都告以河龍堯  
歷三河有龍授圖躬行聖政以育苗萌火陽之盛先  
闇後明遂以侯伯迹踐帝宮慶都僂歿蓋墓于茲欲  
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下營以水神  
龍所熹靈龜隱刑沙踊波沅比目鮪魚濯鱗通泉元  
礫菟蘆生道臺涯貫長歷久崇如洪闕二字今見拓本似不續二字

三代改易荒廢不脩五運精還漢受濡期興威繼絕  
如堯為之承祠基年鮪魚復生故有靈臺耒夫魚師  
衛仕驛憲鮪魚服之迺壽洪闕二字今按似表平二字之際道小  
衰沮遂遭亡新禮祠絕矣於是故廷尉仲定深惟大  
漢隆盛德被四表大平未至靈瑞未下四夷數侵軍  
甲數擾匪皇啓居日禋不夏案從洪釋經考典河洛  
祕奧漢感赤龍堯之苗胄當脩堯祠追遠復舊爰沿  
黃屋推原聖意灾生變見天以譴告前後奏上陳叙  
大義招祥塞咎為漢來祚朝廷克省帝納其謀歲以  
春秋奉大宰祠時廷尉选位連白表奏詔英嘉命遂

見聽洪云闕為大中大夫歸沿黃壘令月吉日圖立

規塋興業會工廨處夷平上合天意下應洪闕五字

形字是飭五色葦精立也洪本拓本闕通天戶嚮少

陽前設大壑俟神之堂地跋石墀其下清涼可舞八

守此字洪闕今審其左以洪闕今諱大章時濟陰大

守半似言旁似當是詠以審是奏字大章時濟陰大

守審是奏字大章時濟陰大

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神靈精秉依怙於人廢之則亡

存之則神復帥羣宗貧富相均共慕市碑著立功訓

關勒石銘中門之表卜擇元日齊革精誠先慶毛血

謹慎犧牲祈祠獲福神享其靈甘雨時降百穀孰成

幽荒率服徐方來庭萬國蒙祉黎元賴榮莫不此字

於赫慶都德彊大兮承神精耀統赤裔兮爰生聖堯

名蓋世兮其此字洪受符命迄帝制兮廣被之恩深

荒外兮歷紀四此字洪千垂遺愛兮陵廟復崇享大

祭兮上來多怙降福沛兮萬國禧寧孰不賴兮光宣

美勛礼未此字洪本云闕幣兮垂視罔極億萬歲兮

濟陰大守魏郡陰安審君諱是字元讓從公車令來

成陽令博陵蠡吾管君諱遵字君臺從東明門司馬

來丞穎川新汲尹茂字伯舉遷下邳尉尉穎川襄城

楊調字君舉仲訢伯海從右中郎將選鉅鹿大守仲  
球伯儀從大尉掾選呂長仲選孟高辟司徒府選徒  
不絕皆興沿大聖黃屋之力

達寧五丰——五月造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徑寸許與倉頡廟碑字  
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  
或未具界紋耳標冊雖多逐行翦截然其中如乾  
山之象二行紙仍相連雨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  
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標工雖巧亦  
終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白表

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訛立闕通天立洪作上  
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  
今諦審其弟二字是刑字即形也服之延壽下洪  
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平二字而此重刻本平字  
之下半微訛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不  
積二字積與涯為韻也大章上一字是奏字以奏  
上是詠字此三處凡八字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  
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  
而字古而如通用堯廟碑又曰高如不危滿如不  
溢可以互證也可舞八詠以奏大章八詠蓋亦葛

天氏八闕之類歟又洪氏於前碑已釋云柜即矩  
字婁氏字原乃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  
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作被則此未必是被  
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  
是抱字此亦當存考者也至於案經考典案字此  
拓本下半作某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  
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即  
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耳  
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按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  
東漢靈帝建寧五年是年五月十六日改元熹平  
是碑末云建寧五年五月造

不著其日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  
蓋是拓本剝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  
字形近四字而致誤耳然就一字驗之則此刻字  
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  
否矣末一行年月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隸惟見  
五鳳二年石刻暨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  
蓋漢隸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  
齋字據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錄不同此雖重刻自  
有的據况筆法渾勁必非偽作也然其中亦恐原  
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銖黍未可膠柱鼓瑟者

愚第就其與洪婁所錄暨洪氏恂喜一章足相證  
者墓存於篋以資考核而如圖之為圖神之加點  
雖出洪婁所錄亦未敢處處傳會恐涉於近日願  
南原之所為也

漢故小黃門譙君之碑

篆額

君諱敏字漢達鄴君之中子章君之弟郎中君之昆  
也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籒奧識錄圖緯能精微天  
意傳道與京君明君承厥後不忝其美勇而好學才  
略聰睿詩書是綜言合雅謨慮中聖權既休在公忠

允篤誠曰直佐主帥下惟約肅將丕命振之乎外羣  
寮有司各敬爾儀君商時度世引已倍權守靜微冗  
韜光韞玉旨遠悔咎耻與鄰人羸竝拾驅識真之本  
謂君為喆在管窺武當亨南山難老之禱昊天不惠  
降茲殉疾年五十有七日中平二年三月九日戊寅  
卒嗚呼哀哉國喪良佐家隕棟梁遐邇咨悼太女哀  
懷窻笏烈感莫不共聲泣涕雙流於是立表寫憤斯  
銘傳于罔極其辭曰

於穆使君盛德昭明爰惟懿業帥由舊章文武彬莢  
柔而能剛屈道從政令名顯揚臣多醜直是用遜讓

且曰毓姿優遊口京省備遘罹景命不長屋棟頽覆  
君口喪亡如何如何吁嗟昊蒼身邊名存永世遺芳  
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紙墨亦舊以按隸  
釋皆同惟銘內洪闕二字今諦審之優遊下似是  
氏字蓋借作京邱之邱也又以京字押於下為韻  
耳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  
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確是十字是  
年七月丙戌朔癸卯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  
隸釋之誤

漢酸棗令劉熊碑

雙鉤殘本 今依之不著全文

前闕十 大帝垂精接感萬生聖明此間闕二字爵列土  
六字 封侯載德相繼不顯闕十字季子也誕生照明岐嶷踰  
絕長闕九字兼古業覈其妙行脩言道闕一字練州郡  
卷舒委遺忠貞立效官闕十字祀有成來臻我邦循東  
里之惠闕十字慎徽五典勤恤民殷闕一字心顧下闕二字  
仁恩闕二字清脩闕二字德惠潛流豈芳旁希尤愍縣闕十  
孰之風莫不嚮應悅誨日新闕二字有所由處民之  
東蘇寔我劉父闕九字禮習聆匪徒豐學屢獲有年闕十

九字在昔先民有作洪關一則甄盛德關十微式序在

位置能關一宜官無曠事關十彈造設門更富者不

獨逸樂貧者不獨此間依洪氏所關似是十九字然

止所關尚不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關二乃關二

谷度諏詢采撫此下關十字十字下即提行另書厥

關一誕生岐嶷關二十道德民關二十鳴一震天臨

保漢寔生關二十靈不傷人關二十渙乎成功關一暇

民豫新我關二十豐黔首歌頌

右劉熊碑殘本歛巴俊堂慰祖雙鈎本凡二百十

八字內多出洪所闕者四字少四百一十字

此鈎本筆勢與婁氏字源不合者二十二字與頤

氏隸辨不合者二十字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

本云存字不及百名頤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

拓本摹得之而不言其文之全否字之多少据中

間竭字補洪之闕則南原真見拓本矣然其餘與

此鈎本不合者則以隸法論之皆不及此本之得

勢若不字頤作本與洪婁皆合而婁釋作本則其

誤不為無因至於鈔字頤作女旁保字上半頤作

合口以愚意度之頤氏從寒山摹得之本必僅寥

寥數字而其餘所錄諸字皆据洪婁之書載入又



不明言而紛揉莫辨耳得此雙鉤殘本使天下復見前人之所未見且所存字倍蓰於谷口之藏本不亦大快幸哉

是碑以豐為豐與華山碑正同核之李陽永中郎以豐為豐之言證以王建題碑之句目為蔡書或當不誣若必如隸續之言謂必碑中有撰書人姓名而後定之則難乎其為中郎矣小歐陽乃於跋中每篇具言不著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

是碑隸法實在華山廟碑之上而存字更少於彼得此雙鉤本可不什襲珎之

朱竹垞跋云右漢酸棗令廣陵劉熊孟陽碑愚謂題漢碑者當以漢碑之例題之應稱海西不應稱廣陵即以其下文稱上元鄭簠可證也每憾竹垞經義考承師門內於漢唐以後經師忽而書郡忽而書邑嘗据其可知者為悉更正之附識於此以見著錄有體非敢湯議前人也

予以巴君所贈雙鉤本贈張石公舍人舍人云劉熊為光武曾孫其碑陰出錢者多熊之故掾功曹則碑當立於孝和孝安帝之世若中平年立已隔六七十年或八九十年其助錢一百二百五百誰

其瑣瑣記之此理之必無者也方綱按熊迪功補後漢同姓王隸表云廣陵思王荆永平十年自殺永平十四年隸元壽紹封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隸其名闕然則平其一也至平子彪襲封史無其年亦未著其別有襲封鄉隸亭隸之彌則安知其不仍封兪鄉乎是能當為彪之子不當為彪之弟豈有光武元孫出自本碑轉不足信而信洪氏之臆斷耶若既繼世為鄉隸則永平之末至熹平光和間甫百年耳自平至熊凡三世矣何不可以中郎書耶若淮陽頃王昞之元孫封亭隸其子四人仍封亭隸亦可證也洪氏但執平封兪鄉又不知彪之封彌陽爾駁碑之誤甚無據也因以復于石公而併附綴其說于後

漢婁壽碑

歐作後漢元儒婁先生碑趙作漢元儒先生碑洪作元儒先生婁壽碑隸續載碑圖云元儒婁先生碑篆額一行白文洪云所篆婁字頗異圖經謂之崔先生碑歐陽公問之王洙原種以李陽冰篆文證之始知先生為婁姓方綱按吳山夫金石文存亦載以篆額弟未知山夫果見此額否也今愚所得雙鈞本則額已不可見矣

先生諱壽字元孝南陽隆人也曾祖父攸春秋以大

親父安貧守賤不可營以祿先生童孩多奇岐嶷有  
志挽髮傳業好學不厭不做庶隅不飭小行溫然而  
恭慨然而義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甘  
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供淨漠滌夷衡門下學上  
達有躬自遠冕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郡縣禮  
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勤心鹿絺大布之衣糲  
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椽樞斃牖樂天知命權乎其  
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木高尚其事邴邴州鄰  
見親歎懷年七十有八喜平三年正月甲子不祿國  
人乃相與論惠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裏真惟明瓊於春秋元嚳有成知賤為寶  
與世無爭辨夷衡門禮義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  
身歿聲靈千載作珍繇之日月與金石存

右漢元儒先生婁壽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引集古  
錄云在光化軍軋德縣壽墓之側今立於縣門下  
方綱按集古錄云軋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  
自夷陵貶所并遷軋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在  
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  
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勅書樓下至今在焉是  
也宋置光化軍領軋德縣熙寧中軍廢改軋德為

光化縣今與穀城縣俱屬湖廣襄陽府聞諸官茲  
土者云碑石尚存今在某廟中泐蝕幾無字矣又  
云近有某處道重刻其文方綱皆未之見也豐道  
生真賞齋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  
籤錦笈以為蔽天球河圖而比重此賦為無錫華  
東沙作東沙所蔽婁壽碑宋拓本後有豐道生題  
識後歸邵僧弥又歸顧維岳後又歸何義門云碑  
首闕四十八字此本聞今尚在吳中惜未得見顧  
南原云曾見一拓本於鬻古之家剪而帖之每行  
四字失去首二行今不知所歸此與吳山夫所收  
是本及朱竹垞所跋中吳齊女門顧氏不全本皆  
各自一本也顧南原云予家有雙鉤本得之寒山  
趙氏吳山夫云碑本完好無一字剝真漢刻之  
僅存者隸釋州鄰下闕一字此本乃是見字方綱  
今所得正是寒山趙氏雙鉤本而州鄰下見字完  
好又與山夫本同後有小篆書二行云甲戌四月  
廿二日書于小宛堂時清味新綠繞筆端上前後  
有金孝章俊明印此本今長洲顧文鋌勒石於濟  
寧

寧

所謂近日重刻者今訪得之乃是婁先  
生之墓一語耳非全碑也附記於此

隸續云篆額一行文在暈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內

所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今以此雙鉤  
本驗之其字數正相合當是全文無闕者又多出  
洪所錄之一字信可寶已

碑云曾祖父脩春秋以大夫侍講銘又云優於春  
秋知元儒世傳春秋之學而撰碑者未言其承師  
某氏耳又其曾祖父之名沒而不章為足惜也竊  
謹据是碑補書元儒於經義攷承師條春秋三傳  
之後

且之為沮權之為確此皆漢碑之借體至若不可  
營以祿洪氏隸釋作榮則非也李鼎祚周易集解  
否卦象詞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營以祿虞翻曰  
君子謂乾坤為營軋為祿謂辟難遠遜入山故不  
可營以祿營或作榮儉或作險碑作營字正可見  
漢時讀本如此洪氏見今本皆作榮而并改碑文  
誤矣

歸安丁小疋進士杰曰兩漢南陽屬縣無名隆者  
集古錄此碑跋云今為光化軍軋德縣圖經載此  
碑又云按圜求碑壽有墓在穀城界中隸釋亦云  
此碑在光化宋軋德穀城二縣在兩漢為陰縣地  
疑是陰字之訛方綱按此說甚辨然今見雙鉤不

確是隆字闕疑可矣

小疋又云秦會稽頌德惠攸長史記作脩長容齋  
隨筆引史記亦同婁氏作攸本張薇所錄始皇碑  
文攸即脩之省文張表碑雅藝攸載婁壽碑攸春  
秋可證方綱按婁氏字原云漢碑脩字皆作攸顧  
南原隸辨亦引古文尚書脩皆作攸是也今見此  
雙鈞本攸字中間直畫作二筆尤可以證秦篆也

附漢陳德碑

漢故陳德之碑六字篆額分二行  
牛氏金石圖有之予未見其拓本

君諱德字伯

建寧元丰二

拜郎中以其

之性蜀郡之

縣丞張公同

乃立斯碑佗

於惟我君從

之仁本由天

子子孫孫礼

建寧四丰三

碑陰

故門下史人名

隸額六字二行穿在  
第三字第六字間

故門下史王

牛作林今諦  
視石本是王

故門下史李

故戶曹史吳

牛作吳今諦視石本此字下半剥  
泐然似尚有數畫未必是吳字

故戶曹史玉

牛作王今諦視石本  
右旁有點是玉字

故功曹掾陳

故郡曹史田

牛作田石本上  
下皆有泐勢

故功曹史田

故功曹史田

故門下史田

故門下史于

故門下史白

牛作白石本字之上中俱有泐勢吳  
山天金石文存作田恐當是田字

右陳君碑并陰予見其陰拓本而碑之前面則歛  
程易疇孝廉以雙鉤本見餉者牛氏圖曰陳君碑  
僅存上截高一尺八寸濶二尺厚五寸然牛氏所  
圖兩面界格并其額穿相去位置皆如一而云碑  
字迺寸五分陰字迺二寸是陰字大於前矣而所  
圖因前十行陰十一行迺陰字反小於前則牛氏  
所圖豈足信乎

予初見是碑於牛氏之園頗聞是碑乃人所偽造  
牛氏誤信而圖之也及見程荔江師意齋所藏碑  
陰拓本渾古圓勁則實漢刻無疑然則其碑之正  
面亦出真石可無疑矣是以姑依牛氏所圖之碑  
載於前而以予所見碑陰載于後然即以牛氏著  
錄此陰只五十五字而其待於訂正者已有數字  
則益信凡事之未目覩者果未可盡信也

是碑從來不見於著錄惟近日牛氏金石圖及吳  
山夫金石文存載之牛氏圖云碑在沂州東南數  
十里田間郃陽褚峻跡得之搨數本并往則土人

埋之矣詢之云懼是碑之聞於官而歲是求也雍

正六年以後是碑遂亡所在不可復拓矣師意齋藏本蓋

即褚峻手搨數本之一也然是碑今聞之錢塘趙晉齋魏及子

門人江秋史德量皆云確是褚千峯偽造秋史言

其補江賓谷昱云褚千峯嘗親說其偽造是碑之

事是一董姓人所書即寫黃初年孫二娘石刻之

人也今姑附錄於此

州輔碑殘字摹本

定冊帷幕

有安社稷之勳



右十字在宋王宗所刻汝州帖第二卷題曰蔡邕書今以隸釋驗之是永壽二年吉成侯州輔碑中集出之字也碑全文具于隸釋今不錄

隸續云汝帖以州輔碑為蔡中郎所書不足信也今所存止汝帖內十字無從而定其字體矣至婁氏字原顧氏隸辨所載冊字之類以汝帖拓本揆之則亦未敢信尔

### 天祿辟邪字

天祿辟邪四篆書今所見拓本每字高廣各四寸許賈人持售必詫為漢人原石本且題之曰宗資

石獸予所見凡數本皆同一石所拓似其石至今存者今考之而知其不然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州輔墓石獸膊字鄴道元注水經云州君墓有兩石獸已淪沒人有掘出一獸猶不全破甚高壯頭去地丈許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間因託訪求之踰年持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此蓋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

復得矣趙氏此條在吉成隸州輔碑之後以隸續  
證之即所謂汝帖目為蔡中郎書者也今汝帖第  
二卷蔡邕隸書定冊帷幕有安社稷之勲十字即  
州輔碑也此四字即在此段之前題曰宗資石獸  
蓋州輔墓在汝州王案弗深考因漢碑中有宗資  
墓獸刻字而牽附之題曰宗資其目又作宋資皆  
誤也其實即是趙明誠所見州輔墓石獸膊上字  
耳趙云天祿字差大所以今汝帖所摹此四字尚  
具參差斜綴之勢天祿二字果視辟邪二字稍大  
蓋汝帖是從真本摹得故能存其真如此今日所  
傳拓本則四字板配整齊無復筆意即以汝帖校  
之已見其謬矣邪字左牙右邑汝帖筆法甚具惟  
汝帖石泐已久今日雖稍舊之汝本其邪之左牙  
內中竟有似於冈字而新拓之汝本更不可辨矣  
予所藏汝帖乃宋時拓本又以數十年前稍舊之  
拓對之始知其作冈字者由於汝石半泐之故是  
則今日所傳此篆拓本從已泐之汝帖所摹取者  
可知矣夫趙明誠當北宋時已云其石為村民所  
毀所以洪氏當南宋時已不得見此字矣王案刻  
石于汝州必當及見此拓本今猶賴有汝帖摹本

略存古意而近人好事者不加深攷妄為穿鑿好古之士徃徃收藏以為舊拓不可不明辨也○或曰歐陽趙氏錄中皆言有宗資墓天祿辟邪字安知此非宗資墓者况汝帖明題以宗資墓也予應之曰汝帖之題不足据者多矣歐趙所錄則必可信者也然歐陽趙氏所云南陽宗資墓前石獸膊字者不著其詳而趙氏所云州輔墓石獸膊字則云天祿字差大且又近在汝州也以其地以其字皆與州輔合而宗資云者無一可合焉是以定為州輔非宗資也至於汝帖之題其他處且勿論即以此卷同錄於一葉之州輔碑殘字亦且弗著其為州輔乃但題云蔡邕而已則所題宗資者其又可信邪予是以据其字與其地之合而斷之